

清史稿

---

清史稿

赵尔巽等

●卷三百 列传八十七

○沈起元 何师俭 唐继祖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刘而位

沈起元，字子大，江南太仓人。康熙六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擢员外郎，以知府发福建用。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，调兴化。时世宗闻福建仓穀亏空，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，被劾者半，受代者争为烦苛，起元独持平。莆田民因讼互斗，其倬恐酿乱，令捕治。起元责两人而释其余，报曰：“罪在主者，馀不足问也。”寻摄海关，裁陋规万馀金。巡抚常安有奴在关，以索费困商舶。起元闻，立督收税如额，令商舶行，白常安斥奴。自是人皆奉法。其倬奏开南洋，报可。已，复令商出洋者，必戚里具状，限期返，逾者连坐。起元曰：“人之生死，货之利钝，皆无常，戚里岂能预料？且始不听出洋则已，今听之，商造船集货费不贲，奈何忽挠以结状？若令商自具状，过三年不归，勿听回籍，不犹愈乎？”其倬从之。

调台湾。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，赋三则：上则

一甲穀八石，中则六石，下则四石，视内地数倍。然多隐占，民不甚困。时方清丈，占者不得匿。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，恐不及额致部诘。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，丈出者视内地下则。俟隐占既清，更减旧额重者均於新额，赋不亏而民无累。起元在福州，以辨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，体丰中以他事，镌四级，遂告归。

高宗即位，起江西驿盐道副使。乾隆二年，擢河南按察使。会久雨，被灾者四十馀县，饥民四走，或议禁之。起元谓：“民饥且死，奈何止其他徙？”令安置未被水诸县，给以粮，遂无出河南境者。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，以起元总其事，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。立章善坊，书孝子、悌弟、义夫、贞妇名，采访事实，为章善录版行，一时风动。

七年，迁直隶布政使。大旱议赈，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，俟户口查竣，再分别加赈。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，起元曰：“一户数口，止赈一二，是且杀七八人矣！”檄各属似此者罪之。户部

---

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，有司违限，旨饬责。斌将劾数州县应命，起元不可，曰：“旗地非旦夕可清，州县方赈灾，何暇及此？独劾起元可也！”乃止。九年，内转光禄寺卿。十三年，移疾归。

起元自少敦厉廉耻，晚岁杜门诵先儒书。临没，言：“平生学无真得。年来静中自检，仰不愧，俯不忤，或庶几焉！”

何师俭，字桐叔，浙江山阴人。以纳赀，於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。奉职勤恳，常数月不出署。雍正元年，迁广西右江道佥事，部请留任一年，世宗命以升衔留任，赐人蓂、貂皮。师俭以执法卻重贿，忤要人，因诬以避瘴故留部。侍郎李绂昌言曰：“今部曹不名一钱，才者尤劳瘁，苟得郡，争趋之，况监司耶？”期满，复请留，加按察司副使衔。司疏奏皆出其手，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。

三年，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，上召对，勉以操守，复赐人蓂、貂皮，许上疏言事。四年，调广东粮驿道副使。岁大祲，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，饬所属缓徵

---

。或疑专擅获咎，师俭曰：“请而后行，民已苦箠楚矣！”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，以师俭署盐法道，欲引以为助。文乾疑为毓珣党，令买铜，将以赔累困之。明年，文乾入觐，上示以毓珣弹事，亦及师俭，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。令署按察使，毓珣又疑师俭暱文乾。及文乾卒，劾师俭违禁开矿，侵蚀铜价。逾年，署巡抚傅泰会鞫，事始白。上知其无罪，命往陕西佐治军需。

师俭在兵部，谙悉诸边形势扼塞、战守机宜、刍饷缓急。至凉州，每集议，指画如素习，总督查郎阿深重之。署凉庄道参政。师过凉州，檄至肃州支饷。两路遥远，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，师行无乏。一日羽书数过，师俭策必调取生兵，峙饷以待。已而果然。肃州师将行，飞檄令截取公私骡马，官民皇皇。师俭曰：“在道官商皆赴肃者，若官顿於途，货弃於地，非军前所宜。进剿未有定期，何如听其至肃，释所载而后供役？军前得人与货，亦省刍茭解送之烦，是获两利也。檄虽严，吾自当之。”於是官商皆安，军事亦无误。

---

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。关中旱，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。师俭董其役，未半，大雨谿涨，骡马少，不足供转输。商於山中无顿积所，水次隘，运艘不齐。师俭以秋穀将登，请止运，民亦不饥。军中马缺，檄取驿马。师俭谓：“置邮传命，如人身血脉，不能一日废。”拒不可，事竟寢。

擢按察使，数平疑狱。吏有故入人罪者，必按如法，虽贵势贤亲不徇纵。十三年，以目疾乞休。高宗即位，赦诏至，时目已失明，令吏诵案牘，谛听，得邀赦典者，立出之而后上陈。留两月，毕其事始归。后卒於家，陕西祀名宦。

唐继祖，字序皇，江南江都人。康熙六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雍正元年，散馆，授编修，转礼部员外郎。五年，考选浙江道御史。七年，授工科给事中。命察八旗亏帑，律侵挪皆不赦，犯者贫，羈狱二三十年不结。继祖为核减开除，奏请豁免，积牘一清。命巡西城，回民聚居，顽獷不法，严治之，有犯必惩，悉敛戢。建仓东便门外，多发冢墓，毁祠宇，继祖陈其不便

---

，改地营建，冢墓祠宇并修复。南漕愆期，命赴淮安巡视。继祖驰至，不更张成法，惟选幹吏催督，惩其疲惰。两阅月，粮艘悉抵通州。条上漕务利病，下部议行。

七年，命往湖南谳狱，并巡察湖南、湖北两省，裹粮出，有餽觞酒豆肉，皆却之，令行禁止。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，群情帖服，苗疆以安。湖南捕役多通盗，奏请捕役为盗，加重治罪，报可，入新例。八年，擢通政司参议。九年，擢鸿胪寺卿。寻命以本衙署河南按察使，旋授湖北按察使。继祖在两湖久，熟知吏民情伪。楚俗刁健，黠吏与奸豪通，伺官喜怒，讼益难治。继祖闭诸胥於一室，不令与外通，讼风衰减。雪监利女子冤狱，按鍾祥民变，皆为时所称。世宗驭吏严，内外大僚凜凜，救过不暇。继祖一意展舒，所陈奏无不允。上欲大用之，出巡察，赐以摺匣，许奏事，曰：“朕於督抚贤者始赐摺匣，汝宜好为之！”调江西，未之任，以疾乞归。病愈将出，遽卒。

马维翰，字墨麟，浙江海盐人。康熙六十年进士。雍正元年，授吏部主事。甫视事，杖奸胥，铨政清肃

---

。转员外郎，考选陕西道御史，迁工科给事中，监督仓场，所至有声。六年，命赴四川清丈田亩，时同奉使者四。维翰分赴建昌道属，具有条理，粮浮於田者必请减，逾年事竣。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，以维翰助之。至则发其弊，遂以维翰代任。巡抚宪德荐可大用。八年，留补建昌道副使，疏陈二事：四川俗好讼，州县断狱苟简，案牒不具，奸民辄翻控，淆乱是非，请设幕职以襄治理；又民鲜土著，多结草屋，轻於迁徙，焚劫辄致灾，请发官款造砖甃，劝民多建瓦屋。上斥其非政要，以其疏示宪德，谓：“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！”然维翰勇於任事，相度要害，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。乌蒙苗乱，出师会剿，维翰治军需，供糗粮刍茭，凿雪通道，与厮卒同甘苦。论剿抚悉中机宜，事乃定。凉山地震数百里，勘灾散赈，民感之。矿厂扰蛮，起为乱，方进剿。维翰力陈营兵不戢及各厂病蛮状，请罢厂撤兵，抚各番，止诛其魁。

在川七年，不阿上官。旋被构，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。时亲王总部事，特威重，控使免冠。维翰以手按

---

冠抗声曰：“奉旨不免冠！”譙问故，则又抗声曰：“旨解职，非革职也！”部乃疏请夺官。事旋白。乾隆二年，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。丁父忧，归，卒於家。

余甸，字田生，福建福清人。康熙四十五年进士。居乡励名节，巡抚张伯行重之，延主鼇峰书院。授四川江津知县，民投牒者，片言立决遣，讼为之简。日与诸生诵说文艺，疏解性理。所徵赋即储库，不入私室。时青海用兵，巡抚年羹尧督饷，多额外急徵，檄再三至，甸不应。乃使仆持檄告谕，自朝至晡，甸不出，使者譫。甸坐堂皇，命反接，将杖之，丞簿力为请，久之乃释其缚。越日，使者索檄，甸曰：“汝还报，我闭门待劾，檄已达京师矣。”羹尧亦置之。行取吏部主事，时尚书张鹏翮、侍郎汤右曾皆以幹济名，甸遇当争辩者，侃侃无所挠。主选三年，权要富人请托多格不行。将告归，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馀事，曰：“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，必上闻，吾乃去。”父忧免丧，犹庐墓。

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，擢山东兗宁道。釐工剔弊

---

，一祛积习，甚得士民心。鹏年卒，齐苏勒为河督，以工事劾甸，行河至济宁，士民群聚乞还甸。齐苏勒疏陈，召入见。雍正二年四月，授山东按察使。携二仆，买驴之官，务崇礼教，轻刑罚，政化大行。十一月，召诣京师。三年，擢顺天府丞。

甸历官尽革陋规，为按察使，愍囚不能自衣食，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。兼完圉圉，修学宫、书院，委有司出入注籍。既去官，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，举是劾甸，夺官，归。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，其人有怨家，讦於有司，以为怨望。有司以甸所书也，并下甸於狱。事白，遽卒。

王叶滋，字槐青，江南华亭人。弱冠，补诸生。浙江巡抚朱轼辟佐幕，器其才。雍正元年，重开明史馆，轼荐之，引见称旨，命入馆纂修。举顺天乡试。福敏督湖广，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。五年，应礼部试，甫毕，上召见，问湖广吏治、民生利弊，奏对甚悉，趣驰传还湖广。榜发中式，未与殿试，赐二甲进士，即授常德知府。常德例，知府至，行户更新照，规费四千金

---

，叶滋革其例。境数被水灾，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，豁被水荒田额粮，民德之。辰州关木税为利藪，时议移关常德，叶滋恐累民，拒之，请仍旧制。行法不避豪贵，兴学造士，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，贵金马为上蔡知县，刘樵为清平知县，并为良吏。

署岳州、辰州二府，摄岳常道副使。久之，授辰沅靖道副使。时苗疆初辟，清林箐，增汛堠，规模肃然。所属绥宁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。尝率数骑，持酒肉盐菸，循行苗砦。群苗迎拜，谓“上官亲我”。召诸头人集校场，赐花红银牌，宣上德意，劝以礼义。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，群苗帖服。署按察使，调粮储道，旧有漕费，悉归公用。值贵州苗乱，师进剿，叶滋驻辰州治军需，剋期办。绥宁苗蠢动，为贵州苗应。叶滋条上剿抚事，悉中窾要。大吏令驻绥宁指挥，积劳疾作，卒於山中。

叶滋初以文学受知，及官於外，所至有声绩。卒时年仅五十五，世咸惜之。

刘而位，字尔爵，山西汾阳人。康熙五十二年举

---

人，授河南安阳知县。有兄弟争产构讼十馀年者，为据理剖解，至泪下，皆叩头求罢，案牘遂稀。雍正中，迁福建泉州知府，再迁兴泉道参议。盐政窳敝，商居奇索高直，民苦淡食，不获已，增价以市。既而盐不足，民恶其垄断，聚而殴之。海舶私梟动逾千百，往捕则持械拒，大狱迭兴，罗织牵连，数岁不息。而位创议裁引革商，岁额课税归灶完纳，如农完赋，任人转运，听其所之，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。巡抚赵国麟心韪之，格於例不行。未几，引疾归。乾隆三年，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。蜀盐产於井，课由井纳，民便之。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，四川盐政自此坏。商无馀赀，运不足额，民持钱不得盐，而井盐滞积不售，因以致诤。而位欲事釐剔，大吏畏难不可，力争，愈嫉之。改松茂道，调永宁道参议。居常郁郁，不得行其志，惟与诸生讲学。寻卒於官。

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，曰：“尊所闻，行所知，须不流於弊。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，非善学阳明；尊朱子而不知其流弊，亦非善学朱子。”盖谓王氏高明，弊在躐

---

等；朱子格物，弊恐拘而不化。著省克引、刘氏家训，为学者所称。

论曰：起元深於经术，当朝政尚严，能持以平恕。师俭以勤敏，继祖以明肃，并见重於时。维翰有幹局，甸尤能泽以儒效。叶滋抚循苗疆，未竟其用。而位议变盐法，亦不得申其志，而但以学术名。国家重视监司，所以扩循良之绩，储封疆之选，若诸人者，可谓无忝矣。

●卷三百一 列传八十八

○讷亲 傅恒（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隆安子丰绅济伦 福长安）

讷亲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额亦都曾孙。父尹德，附见其父遏必隆传，讷亲其次子。雍正五年，袭公爵，授散秩大臣。十年，授銮仪使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。十三年，世宗疾大渐，讷亲预顾命。高宗即位，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鄂尔泰、张廷玉辅政，号“总理王大臣”。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、领侍卫内大臣，协办总理事务。十二月，敕奖讷亲勤慎，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，进一等公。乾隆元年，迁镶黄旗满洲都统。二年，迁兵部尚书。十一月，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，讷亲授军机大臣。叙劳，加拖沙喇哈番世职。三年二月，领户部三库。九月，命协办户部。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诈欺贪虐，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谏，藻坐流。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。十二月，迁吏部尚书。四年五月，加太子太保。

讷亲贵戚勋旧，少侍禁近，受世宗知，以为可大用。迨高宗，恩眷尤厚。讷亲勤敏当上意，尤以廉介自敕，人不敢干以私。其居第巨整缚扉侧，绝无车马迹。然以早贵，意气骄溢，治事务刻深。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，任事过锐。上谕曰：“讷亲为尚书，模棱推诿，固所不可，但治事未当，亦所不免，朕时时戒毋自满。今见此奏，益当自勉。”语详统勋传。

九年正月，命讷亲阅河南、江南、山东诸省营伍，并勘海塘、河工。时直隶天津、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，令顺道先往察覈。疏请展赈一月，从之。讷亲使事既蒞，分疏上陈，其勘诸省营伍，言：“遍阅三省督抚、河漕、提镇为标者十七，优绌互见。惟河南南阳、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。请下部覈赏罚。”其勘江、浙海塘，言：“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壘出入，近海宁为北大壘，近萧山为南大壘，涨沙宽阔，为杭州、绍兴二府保障。迨中小壘渐湮，潮趋蜀山北，震荡为患。若濬中小壘故道，减大壘潮力，上下塘工悉可安堵；即中小壘未可遽复，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，木石戕坝，俾撒水积淤

---

资以御潮。至诸处柴塘，停沙阻水，无烦议改石工。入江南境，地平而潮缓，华亭旧塘坚緻，宝山新塘尺度参差，工作又不中程。金山、奉贤、南汇、上海皆土塘，距海稍远，所司守护如法，当无他虞。”其勘洪泽湖，请濬盐河俾通江，疏串场河俾达海，并停天然二坝、高堰下游二堤。其勘南旺湖，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耕稼。别疏言：“各直省政事，督抚下司道，司道下州县，州县官惟以簿书钱穀为事，户口贫富、土地肥瘠、物产丰啬、民情向背、风俗美恶、以及山川原隰、桥梁道路，皆漫置不省。官但有条教，民惟责纳赋，浮文常多，实意殊少。请敕各直省督抚，令州县官遍历境内，何事当兴举，何事当整饬，行之有无治效，以实报长官，长官即是为殿最，以实达朝廷。似亦崇实效、去虚文、饬吏治、厚民生之一端也。”皆下部议行。

十年三月，协办大学士。五月，授保和殿大学士，仍兼吏部尚书。十二年四月，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谯万全民张世禄、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，论如律。爱必达及总兵罗俊、蒲州知府朱发等皆坐谴黜。十三年正

---

月，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，未至，高斌鞫得常安实受赇，讷亲与共奏，论如律。三月，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。

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，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。大金川地绝险，阻山为石垒，名曰碉，师进攻弗克。四月，召讷亲还京师，授经略大臣，率禁旅出视师。六月，讷亲至军，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，噶拉依者，莎罗奔结寨地也。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，攻碉未即克，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，为诸军先，没於阵。讷亲为气夺，乃议督诸军筑碉，与敌共险，为持久。疏入，上重失任举，又以筑碉非计，手诏戒讷亲，因时度势，以为进止。讷亲与广泗合疏言：“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，我兵无机可乘。冬春间当减兵驻守，明岁加调精锐三万，於四月进剿，足以成功，至迟亦不逾秋令。”讷亲又别疏言：“来岁增兵，计需费数百万。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，亦未可定。”疏入，上谕曰：“卿等身在戎行，目击情状，不能确有成算，游移两可。朕於数千里外，何从遥度？我师至四万，彼止

---